

朝華出版社

舒涵 著

追忆青葱岁月，超越草样年华
栀子花开的季节，我们互道珍重



谨以此书献给还未毕业、即将毕业、已经毕业的我们……

毕业那天

我们说好不哭

我们说好不分手

我们……

yesterday 就要走了，再和我的床铺合一张影，再次坐在操场看人来人往，兄弟们再共醉一场，再看一眼心爱的女孩，互道一声珍重，从此各自天涯。

舒涵

朝華出版社



—— 栀子花开的季节

随风逝去的大学岁月，

就像自己的影子一般，

一生相随。

即使因为太熟悉而忽略了她的存在，

她仍然忠实地在不经意间映入我的眼帘。

那纯洁的友情，

如烟雨般朦胧的爱情，

如此真实而又虚幻的环绕在我的周围。

月夜，

她来到我的身边。

阳光明媚时，

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相信她会伴我终生，

恰似相信自己的存在一般。

那种熟悉的感觉，

梦境一般的真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业那天/舒涵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6. 4

ISBN 7-5054-1559-X

I. 毕... II. 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2899 号

毕业那天

著 者 舒 涵

出 版 人 田 辉

策划编辑 田 辉 王景伟 张宏宇

双城印象

责任编辑 张宏宇

特约编辑 陈 江 刘 颖

责任印制 赵 岭

装帧设计 吉安工作室

照片提供 吉 安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559-X/G · 0926

定 价 20.00 元





毕业那天

—— 栀子花开的季节

16

我的故事之学不成的样子001

17

我的故事之遗憾001



18.

我的故事之幼年的记忆001

19.

我的故事之浓妆的女子001

20.

我的故事之烦恼001



毕业那天

——栀子花开的季节

16.

我的故事之旅途的思念001

17.

随笔001

这些文字从开始到最后的完成，细细算下来，前后竟然经历了六年之久。大二开始写这些文章时，并没有考虑过太多文字之外的事情，只是很喜欢看着那些曾经在心头挥之不去的痛苦、忧伤、欢乐，换一个角度写出来，都变成了带有一点点忧伤的微笑。这种感觉，好似一杯瑟瑟雨夜里的暖酒一般，舒适而惬意。正是这些喜悦，鼓励着我写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

大学经历应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由小到大，总是父母在替我打理着一切。考上大学之后，远离了父母，自己就必须为自己撑起一片天来，之间的心潮澎湃，委屈辛酸，即使现在看起来好似小孩子闹脾气，但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不加入任何虚伪的真实心情。正是在这种心情之下，我才有了写下这些境遇的冲动。等到真正写成了，回过头来再看这些文章时，才发现我的那些所谓愁苦其实是一些再正常和繁琐不过的小事。为这些小事悲怒愁喜，实在与我平时自视甚高的性格不符，随即也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仍然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出不得红尘，也甩不开烦恼。

有时自己无意地翻看从前的作品时，也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曾经

的快乐好似透过树林洒下的阳光一般，斑斑点点落在了自己成长的道路上。有几个好友在看完文章之后笑着问我这些都是真事吗？我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不能确定自己的这句话了，或许我所谓的真实，在别人的眼里，却又未必是真的。其实，即使是我自己，又当真能够客观地评价什么是真实吗？好似孩童时得不到玩具而产生的愤懑，又如何不是真实的呢？后来之所以觉得年幼时的可笑，只不过是因为随着经历稍多，年龄渐长，淡化了那时的愤怒情绪而已。我的大学时代，又何尝不也是这样子的呢？当我身处其中的时候，也曾经愤怒哀怨过，然而在岁月的洗涤下，慢慢加入一些淡然，减少一些愤怒和忧伤，最后终于转化成为内心深处会心的一笑。

再次回到这个城市读书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回到了母校。那里的校园依然是树木青葱，阳光明媚，偶尔微风吹过，心底的舒畅让人险些忘记了时光的流逝。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竟然如此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那些曾经有过的回忆，辛酸也好，欣喜也罢，无论如何，在自己的心底，是抹不去的了。

毕业那天 | 目录

——栀子花开的季节 CONTENTS

- | | | | | |
|-------------|----------|---------|--------|-------|
| 01. | 02. | 03. | 04. | 05. |
| 那一片天空001 | 国画老师001 | 富海001 | 王一河001 | 程尚001 |
| 06. | 07. | 08. | | |
| 程尚之逝去的回忆001 | 墙外的世界001 | 文学老师001 | | |









01.

那一片天空

那一片天空——缘聚

大学入学后的第一天，辅导员早早地通知我们在操场集合。新生活的开始，大家尤其地兴奋。臧富海睡在我的对面，早晨睁开眼睛后在枕头上支着身子含笑不语。我看着他擦得锃亮的皮鞋，问：

“笑什么呢？”

“没笑什么，张涵，你想过咱们班的女生长什么样子吗？”

“我叫张舒涵，当然想过啊，估计水平应该可以吧！”

“为什么呢？”臧富海来了兴致，爬起身盯着我问道。

“我昨天正好看到咱们系的花名册，咱们班一共二十一个人，七个男的，十四个女的，人多了，好看的几率不就会大一些吗？”

“你可别这么想，”臧富海看了我一眼，泄了气，“一坏一锅的事儿太多了，我还以为你看过照片了呢！”

“无论如何不都是二比一吗！”睡在上铺的王一河拉开被子，猛地翻身坐了起来找衣服，“怎么着还不是就只能挑一个，快去操场吧。”

王一河是我们宿舍最为年长的人。大家昨晚互报年龄后就纷纷表达了对王一河毅力的钦佩和考试制度耽误青春的痛恨。王一河生气不好发作，强行忍耐到了早晨，听着我们的议论冷笑道：“什么都是有利有弊，我倒是觉得，女生一多咱们四年要干的活儿肯定少不了了。”

等到我们走到操场的时候，操场上面除了我们空无一人。同学欢快的声音在寂静的校园里传得很远。就见不远处的教学楼上的窗户徐徐打开，几个脑袋伸了出来，看一看，再缩回去，关上了窗户。辅导员急忙把手举起来，做式向下压：

“同学们，同学们，小声点，别人在上课，你们依照大小个排好。”

直到此时，我才真正看清了我们班全部女生的样子。年轻等同于美丽，看来这句话真的是没有说错，那么多的花季女孩子在一起，除了笑声，就是青春舞动的鲜亮色彩，整个天空，瞬间也像是泼上了颜色一般流动了起来。

“你觉得有好看的吗？”程尚排在我的后面，悄悄凑近我的耳朵说。

“有吧！”我左顾右盼着，随口答应道。

“是谁？”排在前面的臧富海猛地扭过头来，高兴地看着我。

“你的耳朵也实在尖了一点，快别说了，你都能听到那帮女生就更能听到了。”

“她们听不到，”臧富海自信地说，“再说了，她们现在肯定也正议论咱们呢！你快说谁好看。”

我无可奈何地抬起头搜索着。离我五六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女孩子静静地站着，长发披肩，肤色微微呈象牙色，眼睛像一波秋水一般，虽不明亮，但却深邃得很，一身像雪一样洁白的连衣裙，好似芭比娃娃一般纯洁。我微微地屏住呼吸，用食指轻轻地一指，

“那个怎么样？”

臧富海和程尚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臧富海压低声音叫唤着：

“哎呀呀，不好，你再给我说一个。”

“我已经说不上来了，你说吧！”

“要是让我看，”臧富海右手像是打太极一样在空中划出半弧状，把整个女生围在他的手臂之下，“这里没有一个好的。”

我诧异地盯着臧富海，臧富海目视前方，伟岸而丰满的前额反射着初升太阳的金色阳光，庄严且肃穆，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不至于吧！”我的心中闪过一丝洋娃娃般白衣女孩子的身影，喃喃自语道。

“你听他吹吧，不是和咱们一样吗？见识过什么美女，”辅导员训完话散了队伍，程尚大声对我说，“天生就有那么一种人，什么都说不好，不过你说的那个女孩子应该是从湖南来的，株洲的，栗子敏老乡，叫殷丽。”

“我没别的意思，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望着高高跳起够柳叶的程尚道，“不过，你觉得她怎么样呢？”

“也就是一般吧！”程尚咚的一声落下来，看着我说道。

大学日子的开始平庸而舒缓。中午吃完饭回到宿舍，辅导员正在我的床上坐着，看到我进来，辅导员站起来对我说：

“舒涵，和你说一件事，我们大家刚才都商量好了，准备选你当班里的团支书，你觉得可以吗？”

我的意识明显得停顿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实在因为从小到大没有进行过这种谈话，不知如何说是好，看着同学们亮晶晶的眼睛，我说：

“好吧。”

“我当时是不是应该说一些能力不够之类的话？”老师走后，我们顿时活泛起来，我问栗子敏。

“你算了吧！”程尚在上铺嗡嗡地说，“这算是个什么事儿啊，用得着那么正式吗？太酸了。”

“你可别这么说，”陈义坝斜倚在床头，懒懒地说，“这不就是开始了吗？以后你再进学生会，一步步路就走开了。”

我看了陈义坝一眼，实在不知道如何把话题进行下去，秦雁行在上铺干笑了两声，说：

“对，别把村长不当干部，张舒涵，老师说咱们下午要去宿管科领东西，通知负责人必须去。”

我默无言地躺在了床上，人兴奋得快，累得也就快，正是睡得舒服的时候，隐隐约约听到栗子敏小声地在我面前喘着气。我睁开眼，栗子敏高兴地说：

“张舒涵，快起来吧，别的宿舍的人已经走了。”

我的脑子一时没有转过弯来，看着空空荡荡的宿舍和我的被褥，感觉一下子又回到了家乡一般，醒了醒神，想起几个小时前的任命，心情一下子变得糟糕起来。

“这么快就有事儿？说是啥事儿了吗？”

“我怎么会知道？不是通知的你吗？”

我使劲摇了摇头，把想家的念头从脑子里摇晃出去，睡眼惺忪地赶到宿管科，那里已经密密麻麻地聚集了一屋子的人。宿管科的老师姓蔡，管着一间由学生宿舍改装而成的仓库。看我们都到齐了，蔡老师小心地从抽屉中拿出钥匙和花名册，开



开房门，指着一屋子的脸盆说：

“按人数领，一人两个，只领自己宿舍的，领完后到我这儿来签字。”

我看着面前的十六个盆子，像我的腿一样得高，真真正正地立在了我的面前。
我和脸盆相互瞪了一会儿，扭头对蔡老师说：

“蔡老师，我能不能分两次拿，先在您这儿放一下？”

“可以可以，就是你得快一点，我们马上就要出去。”

我转身向门外冲去。门口处早晨那个洋娃娃一般的女孩正在那儿站着，看到我出来，她小声地对我说：

“同学，我帮你拿吧！”

“好的，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从门里出来，我看着她侧面丰满匀称的脸，突然之间很奇怪，问道：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呢？你也是刚刚被选上吗？”

“不是的，我们选的是郑智珍。我是来帮她拿盆的。你多不会规划啊，怎么不让人来帮你？”

我低头无语，心里闷闷不乐起来，对她说：

“你叫什么？”

“殷丽。”

“是湖南的吗？”

“是啊。哎呀，你怎么知道的？你是哪儿的人？”殷丽轻轻抬起了脸，微红的脸颊上，小巧的鼻子渗出了几滴汗粒。

“我叫张舒涵，”回过头来，我看见她的后面，程尚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窃窃发笑，忙向他喊：“过来，程尚，过来。”

程尚不情愿地挨挨擦擦走过来，问：

“什么事？”

“你眼睛里就没活儿吗？”我指着地上的脸盆说，“快点拿起来。”

程尚拿起脸盆来。我对旁边咬着嘴唇发笑的殷丽说：“谢谢你了。”

“没事的，咱们要当四年同学呢。再见！”

“再见！”

“你可是在我身上挣够了面子了，”程尚看殷丽转身走开，埋怨我道，“你来拿